

禅悟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新作



文艺出版社





禅悟

王火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禅 悟

王 火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望城区印刷厂印刷

-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0,000 印数：1—6,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2002-2}{1 \cdot 1581}$ 定价：1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说是他的思想所形成的。生活像一座五彩的迷宫，看你怎么走。这是我自己喜爱的一部长篇，讲的是一个海外游子的蝴蝶梦，一个关于信仰的悲惨故事。题材新鲜，充满激情，也许，有禅的顿悟、诗的境界……

作 者

目 录

- 第一章：** 陷入红尘寻找归宿的老人重返玉龙寺古刹，回忆那个难忘的春天…… (1)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2)
1936 年那个春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 (6)
- 第二章：** 潜意识里有什么东西挣扎、呼唤着，拼命地想飞出来……我心上曾结着冰，却有一种胜利的禅悦。…… (17)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 (18)
1936 年那个冬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
…… (23)
- 第三章：** 追忆当年在茕茕青灯下苦修菩提心时的生活，眼前又出现了秋苇那长长的黑睫毛下的一双澄澈如夏日山湖的眼睛。…… (41)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42)
1937 年初夏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47)
- 第四章：** 有些真理其实十分平凡，人们都可以懂得。可惜我们每每撇下它们另去寻找虚无缥缈的真

	理。	(64)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65)
	1937 年那个春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70)
第五章：	白天，又看到大钟和梵音峰下的“听经石”了 ……这夜，由疯和尚想到疯癫了的秋苇。我的 心里一片干枯的荒芜。	(85)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86)
	1937 年那个春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93)
第六章：	玉龙寺的“谜”，其实只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大 “谜”中的一个小“谜”……他们给秋苇居然买 来了一具棺材。	(103)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104)
	1937 年那个春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109)
第七章：	我是一个脆弱者，一个信念不专一的背叛者， 也是一个失败者……仿佛看到幽冥之中秋苇 神情黯然。	(125)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126)
	1937 年那个夏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134)
第八章：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痛苦吗……爱 是一种责任……悲剧和喜剧常是人自己制造	

自己决定的。	(150)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151)
1937 年那个夏天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159)
短短的尾声: 本来,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每个人的“谜” 都能求得谜底的……留一点思索和回味的 余地给读者,似乎也是应该的了!	(182)

第一章

陷入红尘寻找
归宿的老人重返玉
龙寺古刹，回忆起那
个难忘的春天……

1994 年 6 月 晏师明的部分札记

6 月 24 日晚 星期一

秋苇：

身体不好，心情纷乱，一路来生活不安定，感到疲乏，一路上我都没有动笔。但今晚，我开始按照我在你坟前约定的，在写札记了，我希望回去以后，能将札记焚化在你的坟前，让你听一听我的心声。

海峡隔不断乡情，故土常在梦中，悠悠几十年，说不尽春夏秋冬。种种坎坷，似乎都在南柯一梦间，成了过眼烟云。

我老了！孤子一人，回到五十八年前我曾出家为僧的玉龙寺，了却最后一个心愿。

八十几岁，不能说不是长寿，我怎么竟会活得这么长？仅仅活得长又有什么意思？有人说：年龄只能带给你一件东西，那便是智慧。这话也许是真理，但对我来说，对于生活，我还似乎非常陌生，甚至连很寻常的问题都思索不出正确的答案，解释不出根由来，这是为什么？

年轻时读过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他借主角之口用过一个比喻，也是象征，说：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这很可笑，也可怜……现在想想，我也就是这样可笑而又可怜。

曾上下求索，有过喜悦，有过悲伤；排斥过得失，计较过有无；富的享受，穷的艰难，爱的折磨，恨的创伤，怒的威风，乐的欣慰，都像凡夫俗子，有的追求，有的纵情。在痛苦无由

解脱之际，我曾参禅悟性，入过空门。

但，劣根未净，终又隐入红尘。

决断过，也反复过，走过东南西北，跋涉上下左右，风霜雨雪，雷电霹雳，有生死的考验，有名利美色的诱惑，一切都由有形蜕变为无言，一切皆由急骤物化为虚空。每每似有所悟，每每忽又蒙昧。

难道这就是所谓人生？难道这就是六根未净？难道这就是愚顽不驯？不！不！不！恐怕不能这样说吧？

如今我满头白发，两眼昏花，黯然归来，身心交瘁，精力疲惫。似来寻求归宿，忽又有“四大皆空”之感。

人，都该有个归宿。正如倦鸦返巢，北雁南飞，雄鹰伫岩，虎啸山林，但我的归宿何在？寄托是什么？

生活真像一座迷宫，难道是专为揶揄人的智慧与灵魂而布局的？

在上海时，见到了悟心，他还俗后早改名叫向曙了，比我小十多岁，早已是个“离休干部”了，只是看上去并不老态，说话声音仍像打雷。

当年分手前，他说：“我不做和尚了，我要还俗，找我的归宿！”

言犹在耳，一晃却四十多年了！

我问他：“几十年来，有所得乎？”

他点头答：“有所得。”

“得在何处？”

“你回来后所见到的一切好的、善的、美的，都有我的一份贡献。”

我问他：“有所悔乎？”

他摇头说：“无！”

一个人到了晚年，能在“悔”字上回答一声“无”，这该算是找到归宿和寄托了吧？他是那种狂信的人，才能这样回答。

而我，却只有悔、悔、悔！正似李清照词中所说：“感风吟月多少事，如今无去无成。”

是什么原因？是信仰上的多变与不定？是受到横流的人欲和人性的冲击难以自持？抑或是对大千世界中诸种事物参不透？还是对真理的追究陷入迂腐与书呆子气……

说不清！不可说！欲说还休！

现在，我已到灯尽油枯垂暮之年，又何必去追究那些，追究那些又有什么用？

似曾有过许多，终于又似乎丧失了一切。倘若我能重新再生活一遍，从幼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而到老年，也许会懂得选择的重要与如何选择人生之路。

而现在，一切都已太晚、太迟，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又何必再孜孜以求地去叹什么“悟以往之不谏”呢？

心愿，是回到这古刹里来重新看看。

看看这四下里曾多么熟悉的青山绿水，看看这曾消磨过我生命中一段宝贵光阴的旧地，看看这留下我足迹的山间小道……

傍晚，在寺院外漫步时，我又在道旁见到那并不美丽却又使我喜爱的“剪秋罗”了！这种紫色和白色的野花，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当年我见过，现在又见到了。它勾起我寂

寞与哀愁的情绪。

当年我走后这玉龙寺曾燃烧起一把熊熊大火，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但，如今在这山上，红墙环护，寺院金碧辉煌，佛像庄严，寺内树木葱郁，真有“万峰围殿阁，碧色净如云”之感。

路，早都翻修过，自来水已引入寺院。那口井栏被粗绳索磨成许多凹口的古井，早已搁置一旁，无人问津。

这寺院是重建并一再修缮过的，同当年大不相同，我却在这里到处寻梦。

这里殿堂肃穆，环境清幽，僧房整洁。

全寺僧众僧装整齐。主管执事僧请示住持空明大师后，同意我留寺膳宿，态度亲切。寺院里已找不到我当年住过的禅房，连禅房前那棵峥嵘的老槐树也不见了。使我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像失去了老朋友，像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旅途劳顿，我感到需要休息，在此住上几天，回首往事，几十年来，对这里常常魂牵梦萦，但在生命的长河中，使人感到满足的往往并不是你刻意追求的。如今来了，却又说不出是欢欣还是忧伤。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入世者决心出世，是回头是岸；出世后羡慕入世，又是回头是岸。如此生生不息，反复不停，就是人生。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难道这也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吗？

月亮镶嵌在窗子上，外边蚰蚰、纺织娘和蝈蝈儿都在草丛中嚯嚯、唧唧地叫得热闹，叫得人想起许许多多过去的时

光。

我太累了，需要休息。太累了！

晏师明(觉非)的回忆

1936 年那个春天

不能忘掉她那迷人的表情与身影。不能忘掉她那双动人的眼睛。她的温柔如烟、如水，她的甜蜜曾使我陶醉、溶化。她使我总是沉溺在一种温馨的憧憬，一种烂慢的想象中。现在，一切都丧失、消逝了！

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我就在这一天受菩萨戒，燃香烧疤，用以表示学佛决心、牺牲精神与供养心。

削发出家时，我暗暗想着她，尽管爱情并不可靠，对秋苇、对我都是一样。现在，受戒时我仍暗暗衷心虔诚地想着她。

我被剃去一小方头发，用艾绒做成的半寸长的香，点红后，把火灰按在头上，一个个烧成戒疤，并把事先预备好的枣泥封上火印，用手按平。

烧时，如针头刺痛钻心，我咬牙忍住了火辣辣的疼痛。

仿佛看到她用两只乌亮的大眼含泪凝望着我，不忍心地噙动着美丽的嘴唇在对我说：“何必呢？你何必这样自己苦自己呢？”

如果我能回答她，我会说：“别管我！秋苇！对爱情，有人信手拈来，像欣赏一本书似地浏览几个片断就完，有人却孜孜留恋，为它洒下热泪，甚至献出生命。去追求你的幸福

吧！我对人世已无所恋。我不觉得这是苦。人世太苦，我要找一片净土寻找我的安适。”

当然，秋苇并不在我身边，她早随她那富有的表哥出国去东洋了。

说她是屈从于父母之命也罢，说她是仰慕荣华富贵见我突然由富变穷而琵琶别抱也罢。这我都不想知道。反正，她已像一阵热风离我而去。

我已万念俱灰，尘世对我已无所希罕。我所求的只是解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家名言吸引了我，我决定远离尘嚣隐姓埋名来到这青山古寺剃度为僧。

但，我为什么仍对她难以忘怀？

在戒期中，我默诵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背得滚瓜烂熟。我想念秋苇绝无邪淫之念，但总不符合佛门清规，我既仍自以心为形役，又怎能说自己是出家人？

啊，惭愧！惭愧！我只有自己克制。倘缺乏克制能力，修学坐禅岂不都是空话？

前年春末，与秋苇泛舟夜游的景象常显现在眼前。

那夜，云淡风清，月色如银。她穿着黑色旗袍，衬得肌肤白腻平滑，熠熠发光。

四外静谧，只有桨声拍水，船底水声潺潺。岸上远处的灯火像天上的星星，使人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我们手握着手，不再划桨，听任船儿在水上漂泊。

我看着她，她的面容镌在我的心上永远不会消失。一片淡清清的月光温柔地洒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她脸上闪着光，

愈加苍白、美好而纯真。

我能感觉到她轻微而有节奏的呼吸。我握紧她的手，尽力想使自己的生命融入她的生命里去，流通她的全身，我们的灵魂与灵魂相遇拥抱在湖上。

鳞光闪烁的湖上在感觉上有明媚的春光。一切景物都使我感到生命的永恒、常青。

她双眸如灿烂的星光，忽然凄恻地对我说：“我太怕父亲和继母的絮聒了！太需要离开这繁华的城市去青山绿水间休息一下。……”

月下，她如黛的黑发闪闪发光。她有着修长睫毛的两只眼睛像两潭碧水。

小船蹬过哗哗喧响的苇滩，惊起了一只拍翅吱叫的野鸟。后来，我们依偎着，看月亮向一侧斜去。柔情像春水一样在心里涌动。

可恨，美的容貌不一定就有美的内心。现在，秋苇的身影，有如湖上的水雾一样空濛虚幻。

有人说：时间只属于过去和未来，不属于现在。因为上一分钟已成历史，下一分钟紧紧跟来，现在岂非并不存在？

我与秋苇的相恋，常使我感到是海市蜃楼、一场玩笑，像一个变戏法的拉开场子哐哐哐敲起了铜锣唱的那样：

毯子一抖真变假，
三尺宽来四尺长！
东盖鲜花变白鸽，
西盖礼帽变鱼缸！

诸位，您看好！

戏法来啦……

啊，好一个“戏法来啦”！人生中那些希奇古怪的遭遇，不是“戏法”又是什么？谁若在山盟海誓中或者在甜言蜜语中一味地寻找爱情，那么，以后等待着他的只有被愚弄。

我丧失的许许多多和获得过的许许多多都消逝在生与死的无边的夜里。如今剩下的只有青灯红鱼，早上跟着站班列队，鱼贯入殿念经，晚上拜佛，趺跌入睡。生与死在我心上似成一片混沌，既无生之喜，也无死之忧。除非想起秋苇，痛楚中夹着辛酸，其它事在心上早已平静无波不动感情。我从人世间似乎“失踪”了！同亲友们全部隔绝了！

“迷时三界有，悟后十万空。”如何悟得“无”和“空”的境界呢？

入寺院的第一天，将我仅存的钱中留下一小部分以备零花，其余六百块大洋都捐作了香火之资，然后，见到住持太空法师与监院智信。

太空是位身材颇长、慈眉善目、红光满面的老和尚，两眉修长，道貌岸然，沉默少语，老是在笑，大笑、微笑、咧嘴的笑、闭嘴的笑，给人极好的印象，见到了他，我就觉得他可以信赖。

智信模样长得难看，嘴歪眼斜，但出口不凡，看来也是高僧。

除了和秋苇的事，我向他俩坦诚倾吐了我的全部经历与要求出家的意愿，恳请指点迷津。